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2015年6月下旬，教育部舉行「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習精進論壇」，席間，關心台灣教育的台灣學者受邀「對政府教育提出重要的建議」。學者指出：台灣的教育相當不錯，但也有兩大問題，一是很多偏鄉的孩子連基本程度都沒有，長大成人毫無競爭力；二、很多人雖然通過的基本考試，其實也沒也最基本能力。會議結束後，各大媒體大幅報導著：「某偏鄉國中一年級16位新生中，有6位寫不全abc」、「有一偏鄉專科學校四年級學生，數學程度其實只有小四」，學者的結論鏗鏘有力的在各種媒體&FB上流傳著：**偏鄉學校學生主要來自窮困家庭，但他們常連基本程度都沒有，長大後將無競爭力。**

這位學者在教育部會議中提出的現象，對媒體人或社會大眾可能是「新鮮事」-偏鄉孩子的學習狀態，竟然如此低落？！但對從事教育的工作者，不能算新聞吧，多年前師大甄曉蘭教授進行的一項整合型國科會計畫，2008年時成果發表，當時非常慎重的報告了這個狀況：九年一貫教改後，城鄉學校落差問題嚴重惡化。一所偏遠國中只招收到五名國一新生，竟有三名不認識字；偏鄉仍有國中生家裡沒有書桌椅。國科會研究指出，偏遠地區學校因文化刺激少、數位落差大、教師流動率高等不利因素，難以落實「帶好每個學生」的教改訴求。幾年前監察委員沈美真，感受到學習低落的嚴重性，曾針對偏鄉基本能力低落進行了兩年的深入調查與報告。

這麼多年來，對於偏鄉弱勢學習者基本能力低落的困境不僅是長期台灣教育的現象，也主導著各種對應的措施紛紛投入，公部門&民間積極的要拉齊這個台灣教育的缺口。

整個現象被簡化的定義為「基本能力不足」，隨而來的是因「不足」，而理所當然所需的「補救」、「加強」。蔡文山(2004)曾在指出，政府為執行「教育優先區計畫」，於84年度到93年度間投入約144億補助，其中85-87年度是107億，這龐大的數字還不包括各式各樣民間大型（博幼、永齡）、中型（伊甸、愛基會、小秀才）、小型的課後照顧、加強計畫。

以過去十年公&私部門投入的驚人資金&人力來看，基本能力的狀況仍持續且成為學者們在當今教育部重要會議上再次提出的「關鍵問題」，表示解決問題的方法沒有太具體的績效，否則問題至少應該不那麼嚴重吧。因此，我們是否該重新思考此關鍵問題的關鍵處何在？

所謂的「基本能力」是什麼？從各種投注在補救基本能力的教材與內容來看，多數時候另教育者憂心的想改變的是學科基本能力。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邏輯：沒有基本能力=沒有競爭力，學者更指出：多數偏鄉學校學生（基本能力不足者）來自貧困家庭（指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缺乏經濟&社會資本）。最近很多人在談翻轉，我們不妨翻轉一下。

以下的論述，我無意反對基本能力、不反對補救教學，對於很多現場的孩子，是需要的也該提供，但畢竟在台灣的偏鄉，有著一群孩子，不僅在常態學校裡沒有獲得應該有的基本能力、也沒能從補救中獲得「翻身」的基會，面對這群最辛苦的孩子，若我們「毫不猶豫」的接受這個觀點¹孩子。

沒錯，很多基本能力不足的孩子家長們是社會的「失敗者」，但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將這段複製論的文字先「懸置」幾許，以「教師是陌生人」的眼光，重新看一看這些

¹教育部會議當天新聞報導中摘錄出學者在現場的談話內容，不確定學者在會議中具體的字句，引文，為新聞來源。

所謂偏鄉弱勢孩子的臉龐，凝視他們的雙眼，著實的探詢這群孩子究竟需要的是什麼？稱為「老師」的我們，真的瞭解嗎？

「複製他們父母的階級，繼續變成低收入戶」這鏗鏘有力複製論的文字：別像你父母那樣沒出息！是否如利刃一般砍在這群弱勢孩子的心頭，傷了孩子的自尊與家長的尊嚴！

啊～我們問問自己吧，有那個人願意舉手：我的父母被人看不起沒關係？因為那個人這樣說是為我好？

有哪個人可能無視於父母在這個社會上受到的評價而能有「獨立完整的自信與人生」？

當我們關注孩子的「基本能力」時所關連的「競爭力」，是在哪一種社會價值與脈絡下所設定？我們已經清楚，孩子們的長輩在這個競爭的遊戲規則下慘敗，眼見孩子也將重蹈覆轍，繼續成為輸家，試問，在這個社會價值下有多少比例的人可以不「淪為輸家」？極端的問：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贏家嗎？

若不可能使所有人都成為贏家，那麼對於輸家與所謂「注定複製失敗父母階級成為低收入」的學生們，做為他們的老師，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這個看似沈重的話題，用個故事來轉換討論吧。一個網路流傳故事是這樣說的：

~~~~~

在海邊，富翁躺在躺椅上，看著旁邊補好網的漁夫正在彈琴唱歌。

富翁好奇的問，你出海一次多久？賺多少錢啊？

漁夫停了歌聲，繼續彈著琴回說，一個早上賺一百可朗啊，夠我喝酒吃飯了。

富翁很不以為然的說，這樣賺太少了。我是個大富翁，我教你怎樣做生意。你要每天出海兩次，然後一個月後你的錢就變成兩倍，就可以換更大的船；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三年之後，你就可以變成大富翁了！

漁夫停了歌聲也停了琴聲，問富翁，變成大富翁之後呢？

富翁說，你就可以跟我一樣退休，在海邊的躺椅上欣賞海景。

「那這跟我現在的生活不是一樣嗎！」漁夫笑了笑繼續彈琴。

~~~~~

每個故事都有盲點，我們不用完全認同與贊成這個故事，只拿來當個思考工具，我們可以這樣問自己：若我們的孩子想作這個「心無大志」「不求長進」「不精於計算」「看似懶散」「沒企圖心」.....的漁夫，我們作為他的老師，能尊重他的選擇到什麼程度才安心、才對得起作為一個老師的身份？

[船越準藏](#)在《寫給當了教師的可奈子的信》中說：

「教師的工作是教育孩子，不是測試孩子。教師的工作，就是給每一個孩子生存的喜悅和勇氣，使他們的生命發出光輝。」

[船越準藏](#)面對這個「漁夫學生」會怎麼建議可奈子呢？是拿著「不求上進」作為警惕，再用「可以更好」的信念以對，還是能找出「與之共舞」之道，先靠近這個孩子，找到適當的位置，再去找能與這個想當個平凡漁夫的孩子攜手，共同創造出更有意義與價值的選擇，讓他們命有光輝、喜悅&勇氣，完成一份真正的教育工作！

老師們該從那個角度看呢？沒有正確答案，每個人需要去找尋屬於自己能接受的選擇，但用個極端的角度來反照一下，作為找出新的可能思考訓練。當台灣的漁業正面臨

著未來沒有魚可吃的困境、當大家面對環境問題的棘手與無奈時，能不能聯想到教育的工作認真而積極的把孩子們都培養成富有競爭能力的成功者與環境問題之間，兩者之間有沒有關連呢？這個漁夫可能是環保的促進者，他不會造成過度捕撈，而富翁可能是海洋生態不歡迎的人-破壞環境創造個人財富，當然，我不會天真的說，那群沒有競爭力的孩子就是環境的維護者或救星，而是藉著這個故事來照映出思考競爭力不足孩子的盲點與困境。可以怎麼做？我沒有智慧的答案，只知道需要另覓方式去思考，而非延續慣性的想法：基本能力不足 = 競爭力不足 = 補足、加強。

這群父母與孩子自己都被社會「期望應該要更好的」而努力，可以換一個目標嗎？如何換，需要我們重新去認識他們的生命處境，此時，讓我想起，詩人曾這樣的描述一種生命：《孤伶的站在世界邊緣》的處境，會不會就是這群被我們如此理所當然視為能力不足、需要加強孩子的生命狀態呢。

~~~~~

對於普通人來說，世界就是自己的故鄉；  
然而，對於詩人  
就不同，他必須用自己的一生來尋找它。  
世界只是詩人的寄居之地；  
他只是世界的陌生人，只是過客。  
這個世界給他們的只有鄉愁，  
而沒有愛。  
詩人就有些像流浪漢，要飄泊終生。

~~~~~

換個不切實際帶點浪漫的眼光，看這群所謂的弱勢學習者若被視為「詩人」而非社會底層的人，他們需要在原本在世界邊緣的位置上，基本能力的提升或許不能改變他們過客的處境與飄泊終生的苦，他們需要老師幫忙的，是找到一個可以稱為故鄉，可以寓居的所在。

老師們，
若因為愛可使流浪的詩人停止漂泊終身，

那麼所謂的「愛」在教育的過程中，應該是什麼？
如何對這群弱勢者展現愛呢？

在換個角度來思考吧，有機樂活的概念逐漸的普遍了，
那些原本被慣行農法視為應該被消滅的蟲害與雜草，
都被新農業重新認識與定義了，於是生態的觀點友善的操作延伸出來了。

不施化學肥、不灑殺蟲劑、不用農藥的自然農法也受到大家重視了，萬物共生共息的平等思考落實在自然農法的實踐中，與原本的「有害昆蟲&雜草」共生，創造新的生態平衡，當農夫開始不刻意的去消滅某種昆蟲或生物，讓雜草在菜園、農園中與作物共同生長時，競爭的關係成為一種合作的關係，你死我活的模式（害蟲雜草死，作物活），轉換成共同生活的可能。

教育界的樂活有機、自然農法思維展開了嗎？

教育界是否還在使用各種農藥促進作物生長、使用殺蟲劑與化學肥料呢排除不想要的影響？導致土壤與環境的惡化，只看以人為中心的收成是否美好，而忽略了生態的平衡所需要的整體。

教育工作者可以想想，在教育的現場中，我們是否停留在繼續把野草與蟲子視為有害嗎？該快速有效的除去嗎？

我們或許都懂揠苗助長，因為太明顯

但我們看得見自己在以慣行農法進行對環境對作物都不友善的生產嗎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這樣的美好，是一種生態系統改變所創造的共好，教育界的我們，何時開始自然農法教育呢。

~~~~

2015 新聞連結：有偏鄉專四生數學僅小四程度」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628001740-260405>

2008 新聞連結：「**偏校教師流動率高 學生難學好**」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75660>，